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洵詞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孫溶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朱鈐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勵守謙

謄錄舉人<sub>臣</sub>黃嵩齡

欽定四庫全書

洵詞卷十二 三仕集

明 崔銑 撰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嚴公神道碑

世有早捐時學用植其業曲事諸父忘義之薄臨財推  
分動其愧心卒豐而家為邑華屋若是者謂非孝與樂  
予饑乏數起困仆禮周姻戚弟洽表從葺館授餐不厭

煩屢若是者謂非仁與晚遇覃恩錫厥章服志安齊民強而後可惡登府市一就賓飲耄年而徒不御車乘若是者謂非讓與絕飲簡嗜抱素餐恬古貌秀眉儼與德士有子不終教厥哲孫早擅文儒晚躋元輔斯蓋神聽而休之章報于肩者分宜嚴公若茲已允矣都哉嚴公諱驥字曰廷獻曾祖仲恭勅封御史大父益衡官積左轄父璉母黃氏配張氏子三長淮次海又次淵孫五人曰山嵩峯嶽幽曾孫一世蕃右府都事嵩者世稱介溪公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翰林學士今聖皇出治上志唐虞乃於勛相簡任五臣  
心旅攸寄機猷是贊介公叅之間大被蕃寵晉帽面衣之  
微帝亦遍授璉及孫淮贈官如嚴公自嚴公配張及黃及  
張俱贈一品夫人銑介公榜中進士受命理翰文冢桓石  
銑受公友愛三紀之餘迺掇巨德迺亂蕪詞曰江漢炳靈  
秀出其羣於維嚴公懷德握淳昔嚴中世嘗憊而屯嚴父  
翼翼履茹苦辛匪直亢宗抑鮮彼貧如農蔗藜乃享豐年  
如園培達乃采芳芬熒熒太保早致青雲分典宗秩入秉

帝綸文昭有毅禮達而仁造膝之對歷此昏晨康侯云  
錫迥我縉紳哀而先代封而崇墳銑也作誦千禩有聞  
予在翰林凡三月竒十日承乏遷官十一月至日  
至金陵乃檢舊藁俾辦事吏錄之成帙姑記一時  
之迹予衰年朽材俗巧性拙誠朽鑿之不相入未  
能脫然謝去復就間曹不過月費俸錢先聖曰邦  
有道穀恥也其銑之謂歟

南陸志

嘉靖己亥後七月望上晉臣銑為南京禮部右侍郎俟  
賀聖節八月十六日陞辭十九日出都二十九日至家  
開書櫝檢舊藁回翔棗竹黃花間仕情泊然十月十二  
日丙子發程携士桌孫同行官府及親友餞于魏營子  
汲亦乘馬隨自目病凡五年不出今幸愈汲深以不侍  
養為歎予慰遣歸晚宿五龍李西牟別業其地面衛水  
通舟楫民治場堆木貯鹽皆有利牟翁曰予岸上有田  
河中有船可為富者相對一笑而別丁丑午至濬東大

伍西枕衛民物繁縟晚至滑縣城大於濬兩邑地亦沙  
灘戊寅至長垣多商販故富己卯望過兩堤至儀封河  
西徙田可種夜飲張黃門漢卿家庚辰劉中丞大謨召  
予飲又過雷戶部啓東酌數行乘月與中丞黃門步歸  
寓館邑多貴官故室多壯固鄉民言有司作大司馬坊  
用九百金予歎其妄費辛巳辰刻渡河至野雞岡晚至  
睢州城中惟南北一街有屋餘皆積水望之一湖陂也  
壬午至寧陵癸未至歸德自雞岡至此州皆河所沒否



則旱十室九饑人皆菜色甲申至石留鎮李守備瑋閔  
知州材送至此同宿店房寧陵公館廢予宿儒學進德  
齋石留故有驛亦廢乙酉四更行午至會亭驛正屋亦  
破見天日晚至永城丙戌大風行四十里至鐵佛劉氏  
家止前二十里有善道驛廢夜常有盜予少年聞睢歸  
名郡也地宜麥河舟通南貨今過之村屯寥落或數十  
里皆荒坡自城外多野水歸德船渡五里而至門今水  
涸泥淖歸德雖設守備然法不振欲備十騎護予行不

能辦止有四騎永城令劉瑤言兵備取民快守歸德舛錯可駭軍官富皆剝之下故桀驚不制者寘之餘貧者焉能充役此地北接徐碭南連亳潁一要會也永城民處厥者官不能令豪家大樓居高閤垣收壯健為奴便弓馬喜鬪殺多者百人名曰家將專匿亡命者官以計擒得之則用其家將奪於途而去收債急於納稅予意不以大刑破滅十餘家後患不小積弊二十餘年未有經略此者丁亥辰刻至善道民多棲草舍巷陌蕭索出

善道東行皆岡阜登陀下坂四望無人煙故為盜藪日  
西至宿州大郡也秋無禾冬種麥未甲土此州為南北  
午衢甚苦厨傳之供戊子午至大店驛驛之東北有湖  
廣袤二十里秋水涸店人牧猪食淺茨地粟多者至百  
口冬作醢猪江南客佔之晚至固鎮凡千餘家鎮南漕  
河通商販俗號馬頭言其聚貨而散之他方也已丑早  
渡澮橋大風申刻宿王莊館舍敞陋門無關鑰家人皆  
坐至月出遂行庚寅巳刻渡淮至濠梁臨淮令劉仕達

來迎劉以御史言事左遷言數日前盜五十人劫民劉某家火甲圍而攻之得盜三十餘訊之皆河南饑民也則河南之變將作予曰今無一處無患無一法無敝所願賢者在令耐煩爾一事周詳民大利一事草略民之害無窮令謝教而別過二小阜至紅心寢舍半頽席蔽之而寐辛卯行二十里過黃龍岡午至池河前此淮上鹽徒來據岡遏旅劉紫巖司馬奏准於池河設守備武官統軍千五百人盜不復至今武官夏忠貌朴質戎士

整飭民頌忠廉潔故能立事出池河十五里過盤山高  
六七里旋繞而行二十里山之麓曰大柳驛壬辰行三  
十里過關山碎石錯落壁立直上二里許而降則坦途  
也山之頂北岨石磴而上有闕侯廟又上石磴有小閣  
三間四望羣山煙靄蒼然頗有興致未刻至滁州癸巳  
午刻至東葛驛舍盡頽予在簷下一飯而行過黃岨嶺  
晚至江浦大司馬湛公大宗伯熊公遣使來迎十一月  
甲午朔渡江已刻至南京即謁孝陵三日丙申上任辦

事計程予家八十里至五龍渡衛又四十里至濬二十  
五里至滑九十里至長垣過兩大堤路皆邪徑九十里  
至儀封三十里至野雞岡渡黃河又五十里至睢五十  
里至寧陵六十里由西門入歸德今門外水潦而溺由  
飲馬池入東門乃七十里六十里至石留五十里至會  
寧七十里至永城自此而南路多岡陀或升或降非如  
中原坦然掌上六十里至百善七十里至宿六十里至  
大店六十里至固鎮六十里至王莊田皆稻畦有陂塘

瀦水六十里至濠梁渡淮自此山行六十里至紅心二  
十五里過黃龍又二十里至池河三十五里過盤山至  
大柳六十里過關山至滁四十里至東葛六十里過黃  
嶮嶺至江浦渡江二十里至京

自陳疏

臣由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陞南京國  
子監祭酒致仕嘉靖十八年二月十四日欽蒙聖恩改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本年閏七月十五

又蒙聖恩陞今職臣一介書生本無學術幸竊甲科久  
塵清貫舊勞未效新寵倍加天恩隆厚臣微犬馬之報  
世運昌期臣寔朽蠹之物茲者恭遇皇上舉行大典考  
察羣工稽行能甄良否放貪競左瘵曠振起頽急激昂  
事功臣年已過衰才不適用諸臣之中最當首黜伏乞  
特賜罷免以昭聖治之嚴臣不勝大幸

本言贈上黨栗氏道夫

粟生產于茂族而勉貞操生于今茲而慕上古又求之



他邦自燕代而梁自國老而士咸師而友之綴文倡詩  
覩者珍焉已息遊于潞脂車于鄴問道于洹野嗟乎世  
之負才者挾冊秉毫富厥篇章誰不欲掩宋唐而超秦  
漢乎知者觀之皆畫餅刻果者爾奚以充腹而班核故  
錄未竟而塵積之夫求其言不究其由步其迹不詳其  
衷而曰我其古矣是自罔也吾之於人也聞之不如見  
之見之不如友之名孰與貌之真貌孰與心之盡惟希  
古者亦然夫文所以述已而甄物也才者性之能人性

之善一也發為兩端曰好曰惡失其性者反之故君子之道四格物者約之內絜矩者廓之外實焉無隙虛焉無滓彼好惡者同於公焉而吾無心斯加諸人者當刮垢而鑑空去濁而水澄觸之照重淵而辨微須出之協通理而中物分矣夫天之生才難木長干霄或蠹其腹壁價連城或匿之瑕不可以棟明堂不可以器宗廟人之棄才易執玉而怠碎而瓦礫舉杯而顧污而黼黻折指莫續癡于面而奚塗也故君子乾乾以終其身已夫

楊子折衷序

子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也  
知言其索隱究理之不可知也賢言其苦節行人之所  
難能也務其所不可知則妄誕售倡其所難能則詭異  
興視近必踈履常反略非達之斯民者也聖人憂之而  
因彛以訓中若夫揉紫亂朱鼓偽喪真此不待教而放  
之矣昔魏尚浮華晉宗清談中華失道而致亂焉姚興  
佞事釋迦譯其文梁武惑於因果習其法達磨曹溪論

轉切徑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徒得光又授之陸子靜  
楊簡者子靜之徒也行說詡章益無忌憚苟不當意雖  
聖亦斥未久皆絕不傳近年忽梓其書士尊尚之者反  
陋程朱已朽之物重為道蠹彼何人哉整菴公闢陸楊  
之謬渭厓之於陸甘泉之於楊則篇摘而縷數之不賴  
三公中華又其亂乎銑嘗觀楊氏之書其旨二曰心即  
道曰滅意其援儒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挾三者之非  
而其書不足辯也惟天為虛有形皆實虛之所包無盡

形之所納有限是故園中竅外其方盈寸心之舍也神明居之圓徹靈覺斯之謂心以涵一理而應萬事此無形理亦無形上與太虛其竅流通而無間渾為一體理即性也喜怒哀樂其實也仁義其德也性發為道民共由之謂心即道可乎人之閒居不善心之染也見君子而著其善性不泯也珠溷污濁其光自耀夫心之注擬曰志其營謀曰意志直而意歧皆心也無志曷立無意曷為志以道寧意以道正心而無意其將為槁木乎孟

子曰心之官則思此天之與我者也子思問於孔子曰  
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  
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蓋言心之妙用無不通也  
故無不推也能通者神所通者理豈如楊氏之言哉楊  
子之父曰承奉者遇事不亂聞盜不懼蓋習於禪定者  
一家之學思以易天下而服儒衣稱儒名乃借聖言之  
似者文之單詞片句不審通指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大  
慧之教然也湛子之辯曰何思何慮在乎致一不識不

知在乎順則無聲無臭言乎天載斯言也學有的進有地終有止夫縱意者衆人也誠意者君子也無意者聖人也無之云者不以我也一也則也天之載也舜之作歌康哉豫矣欽衷自如文王伐密赫赫怒矣穆容固篤學者拾級升階積步入室水到渠成匪聚行潦乃其凌高獵遠暗億襲取顧左陷右等非實地譬之即空而見花不食而覺飽是病也彼楊子者攻課試以取官窮籍典以博識白功相之寃爭儒臣之貶周迎使之儀畫宜

民之政發慮構規非意孰尸之輕詆古賢過予所好任  
同異為取舍逐取舍為喜惡斯其即心是道者邪充其  
類則夫子所謂一言喪邦師心自作近於起滅天地然  
則楊子之無意其諸自道乎蓋無誠意也

看朱巷的確回奏公移

十一月初十日准本部咨准禮部咨該副都御史王暉  
奏句容縣有龍爪樹朱家巷係聖祖所自出之地久未  
顯揚今宜照近日表章堯母墓詔書修理臣下墳事例



建園寢置守護之戶一節合行南京禮部堂上官會同  
彼處撫按提督御史看驗欽依着訪求的確奏來職隨  
於本月十一日離任至句容縣會同各官親詣其地先  
自本縣西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地名通德鄉有一  
土穴樹根在內原係櫟木四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  
指鄉人異之呼為龍爪今枯朽八年穴西田一段各衆  
稱即朱巷故址弓量丈尺得地五畝西距京八十里見  
今民楊春為業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

株木一科木下一穿故老相傳朱皇帝家墳弓量丈尺  
得地三畝遍生荆棘並無丘壠石碑西北古廟一所壁  
畫神像并書句容朱安四字樣石香鑪上刻朱慶社二  
十八戶置凡七十六字職等反覆看驗前地總是一片  
荒坡地勢歌斜各衆雖稱某為巷某為墳略無遺跡可  
認雖稱故老流傳別無碑籍可徵仰惟皇上大孝冠百  
王至仁普四海古帝之母異代之臣抔土可辯特效恤  
典若句容此地果如原奏是乃聖祖千百年積慶之原

皇朝億萬載興王之基禮意深長事體重大職等旬日之內竭力訪求止於前所開載未見的確豈敢信擬扶同自陷於欺罔不忠擬合會案回咨本部查照具奏定奪

書叅贊行事後

嘉靖己亥秋南京太宰甘泉湛公受大司馬之命叅贊機務公矢諸神明精心竭力以其僚石江歐陽公率其屬提挈宏綱分䟽細目達支循本探端張緒凡聞之上

喻之下興利去害總若干事籍以示銑夫其申聖謨崇古禮厲兵成武率乃自躬省費寬民協之各署養高年餼困戎逐遊客止火葬勸農桑聯保伍作義阡堅定業斯蓋相天下之道焉匪直叅贊此邦爾其諸真見天理而放諸有衆者乎昔在商季一夫肆虐而周代之殷墟故民席寵怙侈酗酒淫朋周公遷邇王化禮洽刑禁三世始變自是以降至治鮮聞侵尋以迄元季天地聿閉品彙奚章皇祖起而振之其艱十倍於周究其源自於

燕安程其委會於貪縱民榜之所申明大誥之所懲艾  
皆自此邦始今世久熙大紓小弛浸致亂萌振怠遏辟  
非老臣伊其憂之夫藥不當病猶無醫也化不革心徒  
爾勞也公其知本矣乎其屬吳藩氏請推其長之美反  
諸戎所說以忘勞教而用戰都哉銑讀前史悲窮救瘼  
之術爛然考其世則益衰豈非無實之故歟易曰君子  
以申命行事故申而不行則挂壁間賁楮上而已

贈葉虞衡考績序

夫一心可以事君專志可以作事故位任迭更幽有恒  
操職守漸弘持乃定準乃其道之謂也非其榮之謂也  
夫君胡為乎有臣代終焉爾民胡為乎建長足怙焉爾  
事上莫若忠莅衆莫若直忠也者循乎正而翼之直也  
者因其生而遂之上尊下乂流澤而殿邦臣之身無所  
利焉予分曹于南稽當世之故則自昔山棲而遠於時  
者十六年矣士習日高而文崇益古不無質衰之歎則  
願與世之君子反諸躬行敦實既業俾國有攸賴云司

空諸大夫告予以貴溪葉子本道之賢也葉子之郎虞  
衡也約財而器中程致山澤之產而材孔良工以時舉  
皇則賚之未虞衡也貳寧國究弊源而備戎行長則薦  
之未貳郡也守均州檢其狹土寡民已其濫征贖役言  
于其上抑中人之橫而削其冗置民則妥之乃又壯之  
葉子乎其善於官與其諸一心而專志者哉春正月  
上旬葉子考績大司空署上上太宰即其考而陟之葉  
子其自此升乎哉昔養氏之射楊也百發咸雋行者恐

其狃於中而失勝王良之御也刮泥登陀菑蚤不齧輪  
輒偕力已躓於莊何哉肆騁不迪是故受命傴僂鼎貯  
饘粥君子是以知正考父之有後於宋也

贈劉大理赴召序

夫人者有生之最靈也資物為養而任知以致故蔽體  
而費百工炊羹而和五味然必羣居而後勝物備事則  
有喜怒交爭之變斯制刑罰止辟之典昔者聖人設卦  
天水曰訟夫兩其畫則上剛下陷兼其象則內險外健



此訟之滋而斷之難也利口巧詞指屢如真拙性訥言  
申情如飾朋欺合織以負一家複蔀環匝以掩叢屈加  
以厚勢臨之巨害懾之非夫明慎不撓鮮不炫矣說者  
曰刑貴寬寬以矜民又曰刑貴嚴嚴以懲亂皆一曲之  
見而非通方之論也夫賊而舞柶強而橫擅恣作民迷  
夷視邦憲若是者寬之是逞翼虎也故陳球治貂人鍾  
離意昇孫並誤宜昌禁過當入逮縱其惡而奄擊匱其  
生而甚責若是者嚴之是弋宿鳥也故戴曹放校人徐

弘敏辦餘慶夫后之尊天也刑之炎焰也天不可瀆焰不可邇倉卒震怒開釋無從緩要待悟漸可舒解是故勿逆其憤勿就其威竭誠協恕秉公啓志故張季罰犯蹕寒朗散楚獄若夫法有不可泥直有不可遂運權合道移輕就重若田叔之上梁事用意宛轉處棘委蛇賣其長者哉雖然刑者一成不易之術也與其盡也寧餘與其密也寧漏昔唐臣謂其國刑輕簡萬姓歸心浹於骨髓其後累遭大憝旋起旋殲征伐代有供膳迭行杼

柚云空曾無離怨我皇朝作律惟則有虞平用常制削  
除慘毒五官專司惟刑更立理寺糾正部院自笞以上  
皆讞自卿以下皆劾海內樂生垂年二百往正德五年  
逆閹就捕大司寇怡閒劉公奉詔獨決罪罪釋釋無出  
無入縉紳稱平怡閒公仲子思存嗣為御史今年自南  
通政叅議召為大理少卿思存淳明雅教富於文學頃  
在御史按治省郡著名允慎再以養母退而修學焉思  
存往哉援經補律盾孝輸忠漢陳咸戒子孫曰為人議

法當依於輕雖百金之利勿重比也咸之孫寵及忠代  
在廷尉既盡仁而俱位尚書又納忠在于今其鄢陵之  
劉哉通政五泉劉子合公卿大夫餞思存江之澣以思  
存嘗授經於子俾述其末義如此夫

趙先生傳

趙先生壽張趙文瑞也名奎以粟業太學拜行唐簿改  
簿鞏子貴贈大理評事悉不書特曰趙先生珍之也其  
道可以美已範人則官弗足先也先生魁岸不羈揮金

濟匱者如舍簞食豆羹笑人口惠無實然序班劉元邑  
丞汪聰令尚鷹居微而遭歲凶先生衣食之及歸資之  
金三人泣下曰當報犬馬力顧未時耳先生考君榮嘗  
傾貲救饑焚千券不責償一日入谷中命工采石忽心  
動亟攜工出頃之石墜人曰善有報又曰趙氏父子協  
義先生在行唐管柴廠大官優其才命兼治二府先期  
辦且明分數無欺謾大臣加禮在鞏浚隍廓城將夷民  
蔬圃先生曰既不能給之食乃奪其業何戒無夷又發

粟以賑河流鞏溫之間不恒居民爭河墾地闢而死先生曰爾吝一席地乃捐命輕重何居民悟已爭先生先以憂回壽張田有蝗鄰人環眙呼天曰寧蝗我田無令趙田蝗我田一家饑趙田千人望施蝗果息先生卒于鞏民及士當其病而禱及輻車將東泣于途冒雨引紼出境先生取陽穀陳氏有賢行敬其似二十年如旦夕不私財自居家守遺妾高從夫在鞏先生卒時年五十二陳太孺人六十有九卒先生有子曰鯤字于南舉進

士南京大理寺正晉漢中知府于南沉毅少言呂涇野  
亟稱其賢于南弟曰鱣子曰有章邑學生論曰予系本  
青州房故多識齊魯士壽張董湯民殷近夫與予善二  
子抗志節勤思跂古人晚交于南沉雅如湯民又如近  
夫負治事才因知其考君之行義如此於戲魯固多君  
子矣

城南漏澤園記

皇上聖知天授裁成古今禮樂之宜正祀郊壇宗廟躬

修農蠶之業先天下本務詔天下興養濟院漏澤園增置義塚大哉聖人之治天子子萬民如有死而鰥獨莫為收掩即有子貧無地以施封窆乃捐中野肉餒逸犬饑鳶南京俗傳火葬不問尊卑付諸烈焰僧則菴名化人遊民則儲火具道諸葬者因以取利大司馬甘泉湛公既毀劉公淫祠以法辟僧及民入其地于官又曰凡有人心者豈其甘於是寔欲寘無所舊漏澤園日荒如詔旨雖然死者莫可計彼數十丈之區奚以容乃披裘



冒風雪率其屬搜棄地于四郊果有則請于朝各封界  
為阡此在南者最沒官地三十畝一大阡又贖貫田三  
十畝並鳳臺者三阡為地一百四十畝並安德者二阡  
為地十八畝養虎倉民田二十七畝為二阡其貫田則  
檄城史歲取二入辨羞醴通祀四郊之阡之無祀者凡  
葬以死之期為次男子自左隅以次右女子自右隅以  
次左前列周斯理中列迨下列又起不得廣穴失序各  
立表識嗚呼爾窮民生而凍餒院有養濟死而歸土園

有漏澤食味被服終爾天年與夫飽鮮著綺者同三泉  
之錮與夫石槨文梓衽錦含玉者偕返真於玄壤民無  
怨聲戾氣疵厲於兩間天迺出至和為應休見沴伏大  
哉聖王之治湛公協于一德古所謂大臣者歟

贈太宰石塘閩公考績序

精文比制域民於矩是謂法守之臣以係邦國者也危  
詞烈政去民之厲是謂抗直之臣以作邦國者也委圖  
竒中解民之結是謂運幾之臣以彌邦國者也若夫虛

中梓外定宇博量正表於此形範於彼不為福創不拔  
事首迫之而後律感之而斯應付物以能因人是授此  
社稷之衛古所謂良臣者焉是故略尺寸之著而默移  
靡貲泯旦夕之効而曲成無盡世不有擊磬者乎武而  
真之其聲播說而拊之其韻和石何知乎氣可鳴之和  
峇如取况人吾同類自毛髮之懸至靈覺之則一也外  
其身以動之末矣哉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伏其知而  
不發也不賴乎言與知者存焉爾弘治乙丑禮部進士

三百人銑亦厠名石塘聞公甬川張公同邑同舉年才  
踰冠沉重靜方偉然國器陽明王子數向予道其賢曰  
聖雖學作允賴於資如明山二子其希聖也何有石塘  
公遂總選司尹兩都貳司寇自長再拜天官卿凡公之  
所莅人曰務禁難理公則沛如人曰勢臨莫執公則蔑  
有王良之御控罄隨策養氏之發縱送宜括而冲襟淵  
度仰而望之樂其可親徐而就之憚其難犯噫斯謂良  
臣哉公貳司寇滿九載而拜尚書今又再考矣久在于

南地重事簡論者咸謂鬱其才而拘其化也往朝缺銓  
卿所司累以公名上請而未真拜夫夫知古善植者乎  
不急其尋丈之椽必須其百圍之棟榱楠則然竿日而  
華計旬以特乃嫻嬋樸楸大匠不睨焉昔唐楊綰史稱  
王佐吏禮秩淹民望益隆跂其一日即相沾被弘渥逮  
其拜命元勛奢士相顧愕眙或減音樂或夷堂隍比何  
待聲色然哉今年春石塘公北上公卿餞之江滸舉觴  
而賀曰聖天子其喜於南卿之來留司政本則大有慶

也

贈大司徒桐溪錢公考績序

昔在正德中造內閣邊率並私國權臣氣靡痿西臺御史獨抗風節守臺則擊奸按郡則飭政譬之魯炎騰焰靈光特然其一則桐溪公云暨乎聖皇御極拔滯升賢桐溪公自省臬長貳都憲佐司空又出鎮嶺南然後拜南司徒公發慮明而決執事純而肅董成制新循憲宜俗是故利刃解錯無不耆也湍水赴壑無所遏也及在

司徒大釐國計民乎可恤不浮羨貨用乎可縮不市小  
惠諸屬拱手奉條犀工勤力受直夫古言經世必曰儒  
也後言腐事必曰儒也夫世豈有二儒乎哉在上為道  
在下為器自微而顯在神為精在形為麓由端而緒財  
者民之大命也民者國之永基也國非民孰與立民非  
財胡以生三皇所創宜有神運天巧而未耜網罟是作  
二帝所通宜有瑋績瓌文而東作西成是秩三謨所陳  
高世絕塵之言無與焉曰利用厚生艱食化居云爾大

學盡治生衆為疾戒察雞豚中庸致和稱廩厚往重放  
士祿故率育者陳常道也樂利者獲親賢也自夫矯誕  
者尚玄虛迂僻者談性命于于吾吾靡益生人一日之  
用斯儒之蠹見輕於世主矣夫今之尚書皇祖析一相  
而六之也其職可界其道則一一者用人是也夫子刪  
書百代獨存秦誓以殿王編取其宏網求臣一介蓋是  
人用而天下無遺才矣才集則嘉會夫邦事何窮已知  
有限恃已自用所周幾何直任其頽廢而已為君者以



此擇相為臣者以此輔君桐溪公撫真定嘗薦天下名士佚而在野者然皆當路重人所固忌銑名亦玷剡中忘已之害而憂國之虛忠矣哉夫由銑前所言公有相之才由銑後所言公有相之道公今往哉聖天子閱公之績詩云無以我公歸兮寔南士大夫之情也

沈諫議奏狀跋

大臣讎直言排諫臣懼奪其寵利也然必肆欺獻佞得上之心而後能行之未有甚於汪氏者一時諫官倍擊

極力而沈君即其一事指擿之尤委而切雖未即置彼於辟奸心惡狀縣之紙上足垂永鑒嗟乎汪氏之權利

今安在歟

謂尚書汪鉉也

### 贈太守馬君序

古文有之善無常主協于克一盖言集彼衆善成我一德也人非生知於理必有蔽於事斯有礙於行不能無謬夫人之才也以類或通於此在彼則塞或敢於大至細則踈吾則兼有之以迹之動感覺之昭以容之虛納

見之實散則會曲則全故君子多識畜德大舜好問為  
知昔子貢問為仁蓋仕於衛也夫子誨之曰事其大夫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時惟衛多賢史魚蘧伯玉子  
荆者夫子亟稱而且定交祝佗三子之一長足以揀國  
之危而持君之亂方人而悅不若己者子貢之患也夫  
用其國之賢之素履而加之民則咸習而安之而出其  
學於夫子者揀偏而文陋且夫天之燥濕異氣也地之  
山川異制也民生其間異俗而剛柔遲疾異情修教因

其習敷政襲其宜是之謂以人治人以類度類者乎則天下可坐而理而奚有於一方哉高陵馬子約氏舉進士為地官下大夫進而守汝南馬子端慤士也而達於治嘗令威減下田之稅密而平浚三橋之匯才而績暨入都讞王觀之詆明而執司大庾之計當而潔馬子之師涇野公也涇野吾友之篤行而窮經抗節而履約馬子之司徒桐溪公也桐溪吾長之練達而切理明介而肅括夫二公之道達之天下也馬子其帥之而臨郡也

化流惠洽朝嚴夕辦汝南其將為漢之潁川南陽歟吾  
預以慶吾鄉之遭也

荅顧東橋侍郎書

銑白戊戌至今春三辱惠教祇領祇領僕閒居十有六  
年業勤耕讀閉戶不交人事忽蒙恩召還翰林供職四  
月閒無寸效日夕憂愧又以久次遷秩來南其愧猶前  
僕行能淺薄無所結明主之知况世路風波反覆不定  
失楫泛舟于可為屆不得開口論胡容放手作所冀保

硜硜之介而已今夏當奉表如京已事更圖進止蓋心  
所願欲不在榮名靜中細閱天道轉運造化消長萬物  
生息吾生進退倚伏相乘知之貴早一旦沾手求免咎  
難矣前賜一書論文劑量精審荀子當衆言喧雜之後  
獨尊吾聖人整明典禮解蔽天論二篇醇粹可玩但性  
本剛決語多支泛先儒惡其性惡之憤詞列之子雲之  
下過矣近得息園全集藻思璀璨義旨雅正楛斥妄誕  
標示忠信切劘知友弗為而是敘述名德不溢實履今

謂之然後得以據士習風俗二疏王憲喬宰諸劄痛哉  
捄危之上丹也誰乎為聽之不藐者歟自朱子大注羣  
經尊者崇為國是誦者習為仕階後儒競相模衍遂成  
講套古文則放託歐蘇流於庸痿弘治中二三子思起  
文弊慧者談道德以勝之乃至陽詆名賢陰用梵釋考  
其行誼不逮常人撐眉豎目居之無忌寔繁其徒熾而  
未艾仰讀高文專伐此輩整菴之外纔見一人此論不  
息上闕國運微哉微哉佳集命工重輯攜歸洹上教我

小子欲構數言以翼大篇待成寄覽多國役靡績相見  
何時萬萬自愛不宣

黃氏擇善序

吳郡黃勉之氏采國語諸賢之闕言可鑒者別為篇洹  
野子題曰擇善而引以序曰周道之盛也君作極臣承  
之里有師子弟範之逮其衰也斯道不墜在人故發衷  
吐詞忠而無諂直而有體述先王而罔身質夫民合曰  
聖苟惡其妨已而閉緘其舌積怨之發所毒胡極故召



公諫防川太子止雍洛財生之源也富衆之欲也制治  
之衡也一人專百人散一家實四野虛故良夫里革列  
害閭沒叔寬寓風尹鐸寬征而趙復由御孫慶道儉張  
老懼礮椽叔向賀貧彼鞅之亂瑤之不仁楚圍之匪人  
子常之貪彊宗敵國方視為魚肉伺便俎膾其子不得  
犧於宗廟乃憂化美室大臺畜貨棄寶隼士茁伍舉鬪  
且之陳義則禍宜及之季文子之節約斯華魯已王爵  
重授大昏正始穆仲以孝敬進魯侯富辰知翟女不可

后密母却三祭夏父展諫覲幣鮑叔牙勸用讎而桓公  
伯單襄公聞臣語失而料其亂理見先知奚賴蒼蔡故  
人心有向乃運之驅其兆萌芽驗旋拱枹州鳩得之以  
律醫和得之以疾展氏得之以淫祀君子見國之莫空  
虛也廣薦士化之迭運也不有成已能之莫既用也首  
讓惡其盖人而競趙衰祁奚是也伯宗用絳之議而揜  
之謂之攘善壯馳茲拜慶趙氏喜其不足古之政者無  
怠皇朝夕孜孜然求民之瘼而刮剔使蘇怒然求賢之

謨而惠膏之倚相子張引古刺上過改而美寶而良非  
玩如藍尹壘王孫圉者何害焉嗚呼先王作邦經賦各  
立等衰德勞享上功勞享中事勞享下咸可以足欲而  
養廉節無所勞焉者貢財力春秋諸侯叛王朱干玉戚  
反覆之因其大夫效之驕侈亡甄富倍於主卒之身尸  
宗滅而遺攘奪傾軋之風如火然燎焚灼斯民流血滿  
川原積骸比丘阜是故皆自利始魯至哀公君臣俱微  
延綿如綫後諸國而存則賴洙泗之儒講明示向猶有

若公儀休之拔葵者齊桓晉文嗣主夏盟威震天下齊  
遂湮晉嗣伯則其臣之多讓成之也此德紹衣至絳不  
替齊代有橫家國高崔慶之徒互起互仆賢如晏嬰但  
傍觀風議未嘗一日聞政焉是故子肥母瘠柏茂草瘞  
庸主不悟偕與之亡嗚呼洹野子曰黃子述三十有二  
人而當時之故畢矣

祭穆玄菴太常文

惟公天賦竒資世欽懿德躬百行之良探千古之蹟方

其鼓篋膠庠蜚英魯國翰苑成均聲光烜赫經術稱師  
文章作伯公乃防其質衰悔曰博溺捐彼春華務茲秋  
實竭顏才以究高堅入孔門而造堂室一朝通明羣疑  
解釋順水浮舟六馭匪疾鈞後發括百矢咸的若其貌  
儼舉重冲然太樸含澤韞竒淵哉玄默毀譽不聞喜愠  
奚色守節介之安安眇富貴於漠漠陳古義之蹇蹇遇  
時權之落落學士欲進次且奉常寧甘寂寞讒幡幡而  
望愈高阻巉巉而道何却抱疾東歸衆望勿藥己亥之

夏疾戾交作箒云易矣乃研大學宣暢弘猷指引後覺  
惟公終身潛于篇籍妙悟微言存者什一訃聞朝廷聖  
皇悼惜卹典大敘易名載錫若水等幸同一榜久親三  
益憑棺無路拊心寔盡公之盛美蕪言豈極嗚呼尚饗  
贈午山馮御史序

往年予閒居洹上則聞午山子之教南畿也屏詭誕斥  
支蔓敦本崇雅予後召為南禮官及午山子偕役旬容  
其高明予欽之其溫恭予樂之其析經辯古予又得三

益馬午山子志不在達而求遐舉養疴于湖之滸其進  
為聖賢也孰禦予少也承教於父師亦非安為人後者  
然而上擬古人研精典籍紛如錯如苦其無要也又改  
而獨契道真捐書守墨恍乎忽乎苦其無準也久之乃  
喟然曰道無傳矣適無徒矣將奚從曰師夫子聖之逝  
矣顏莫覲矣將奚求曰誦論語諷其文如面領至言考  
其行如目瞻眸容察其因人之教如親誨我夫仁其本  
也忠信其功也仁吾之心忠信吾心之固然勿視以為

高而避之勿輕以為平而獵之勿遲以為緩而棘之仰  
而見其茫茫然非高也履而覺其淵淵然非平也日馳  
馳焉而旬千里非緩也惡衣食之恥溫袍狐裘之並立  
關於道造次與顛沛之必是厚與愛之或過均於仁乞  
醯大言之疚於行過位之勅色師氏之相之純不已也  
是故無隱顯無小大無終始䟽越之瑟誰調之而成聲  
太古之尊誰勺之而知味故曰可與深造者道也

山東按察司副使李公墓碑



公諱惟聰字自愚河南杞人也生而異狀碩首豐背厚  
面腰腹方濶身長七尺力舉千斤望之竝竝然躍馬擊  
劍儼捷如俠士性質氣猛趨義若奔甘淡服勤避汚如  
不及少習朱氏詩夜誦畢則入室空習劍懸枕作壘為  
攻擊之狀讀古兵法有妙悟成化乙酉舉于鄉後屢上  
春官或獨行無僕荷杖跨驢惡少駭散丙午選邳州知  
州河豬荒田公相地勢之宜走潦開渠抽棘辟畝歲入  
倍常流民復業蝗不至境上官驗而稱之弘治壬子河

決黃陵治河大夫劉忠宣取公供事河久未塞公忽悟  
卷婦法蓋先於岸上作臺後密置刃木於下背環繫索  
臺上作埽堅築之長七十丈高二丈乃抽木下埽於水  
其激流則并下二埽又以草束土密其隙河遂東注不  
溢作堤延袤六百里公以四十日成均分合工毋敢買  
佚奏功晉工部都水郎中改繕部采木湖南庚申朔漠  
大入寇大同兵敗死晉公山西按察副使大同兵備公  
比伍閱精十抽一拔制兵長短互用馬步錯行因藝執

器不強未能挑牌防失戰車立藩畫則治武夜則固壘  
旗鼓號令聽聞相辨自率三千與同辛苦又修邊城續  
斷剗復外曰大邊內曰小邊皆十里一墩中含小墩或  
三大墩守兵五十人小亦得半由是士躍馬騰烽燧不  
舉又三年改山東副使管遼陽屯田公又悉究病源培  
奪權貴皆受約束並邊廢田益市牛耕鑄鑄鈔鉏劓給  
農之弗能自具者丁壯興厲歲益田若干頃造冊送府  
恐防射沒皆公自畫疆界手竿尺寸又欲做古井田溝

遂畎澮暇則便耕作警則習馳驟值改官不果正德丙寅又以急命往宣府飭兵寇畏而不敢至公年七十致仕杞人陳子乙曰公之善兵備也有四德焉誠使人樂死也義使人生勇也明斷使人不貳也清儉使人息競也公好農居常出入阡陌時力美稼仕則舉而施之不治責觀不務苟成懇懇截截既竭聿績惡閹人之毒民每却漁取治河時李興列其名受上賞固求削之在遼東抑沮朱秀乃賄逆瑾矯命下詔獄罰五百粟輸大同

公之子倬暨其三弟俱從公出戰編行伍間倬以勇力  
好義上官令督盜河南擒獲竒略可載之史倬子鑿舉  
進士淳實能文將大李氏之積而蘊者詞曰唐士三足  
宣國宏猷惟食惟兵惟才則修修食伊何服功猷畝菴  
溉既時獲積孔阜修兵伊何飭度于戎欲勇可賈惟餼  
是充毅毅先生生我南杞經略夙成章句寔鄙治經獻  
策際我明良載矛伏劔克彼陸梁辟田種秔隄障陂藪  
濺濺者惠尚傳民口引長接短肅隊䟽行翼翼者律何

戰不減於維李公厥才孔有為國長城為民慈母拂衣  
歸來彈鋏長歌河濱釣石塞上荷戈土牆及肩糲餐入  
口試吐厥竒填茲宇宙銑也先公及公同升惟公雄名  
聞自過庭銑晚入朝公孫作友文茲玄石期垂永久

潁濱書院記

詩言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培塿之形不盈於視斷  
崆之險適躡其車高可仰焉終身不厭景可行已竭力  
不倦故君子師古而嚮道敕身以安民夫子贊之曰詩

之好仁如此夫潁濱者宋蜀人蘇叔子子由也當宋之  
盛嘗令績溪今去之四百餘年蜀趙氏春子元來令謂  
其位子由嘗莅之其鄉寔產子由也閱志行縣得翠亭  
故址請于當道立祠焉不踰時成前為門中為祠祠前  
曰講堂亭曰如如趙君所志樓曰並高莊省叅進趙君  
也蘇子少起蜀應制科以謹蓋聞于時迨其立朝忠諫  
淵謨勁節直氣屢挫不折既久益堅種芋著書居夷如  
素在孔門其由求之亞匹與蘇子博識兼究二氏言不

純師時雜支誕嘗考宋士強立不反者皆法孔氏美矣  
乃以崇述二氏躡居高遠反為陷溺異端君子必貶斥  
之恐學者慕其名惑於其文養偽糝行糝亂厥彝夫  
務虛而沒其實求勝而適叢害若是者予益深惜之趙  
君邃學明政舉闕名教蓋吏而儒者予聞諸鄉大夫程  
吉甫云因附末議助君道民也

聞言解答甘泉先生

問曰泉翁之學有格式乎陽明之徒議之矣洵野子曰



然學不可以無格式吾徵諸天日月代而恒四時易而  
不忒神宰道樞運行合度否焉晝夜反位寒暑錯氣人  
迷而物盡矣又曰泉翁之學有過高乎整翁之記刺之  
矣洵野子曰然學不可以不高吾徵諸地承天是施不  
滯地形山峻崑特凌空即漢故污沱農棄之沃焦兵避  
之道無格也無無格也非高也非不高也中焉至矣仰  
或失前俛或失後仁謂之仁知謂之知夫十仞之城萬  
戶之宮締觀不極各言所見之勝若夫及肩埤垣一目

而洞其中者旋踵去之矣

吳尚書傳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戍梧州遂隸戎籍  
成化癸卯年十九舉于鄉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德知  
縣潔已如水字民如子減賦息訟乃刻家禮實行之都  
御史屠瀟檄吳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溫吳公曰廷舉越  
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請發令順德權璫屠為修家廟  
吳公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

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葛吳公即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為式如不中意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吳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也吳公壞淫祠詆觀寺以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及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吳公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懇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為先人辱請就死吳公為撤之御史即捕盜令自

首賂知縣乃毀門表不即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  
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口是時吳公囚服梏手日詣訟  
所分析所費無私盜狀上御史大慚命釋吳公弘治丙  
辰屠入為吏部尚書遷吳公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  
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馬端肅劉忠宣  
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改兼鹽法正德  
己巳也逆瑾方用事天下鎮守恣橫吳公劾太監潘忠  
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

曰司禮打點錢賂劉瑾也又䟽便宜事忠亦列上吳公  
罪鞫之無狀止以枉道回械首吏部前主事宿進輩謀  
掾之天官張綵取閱其諸藁心賞其能言於瑾凡械首  
十二日放鴈門充軍再月赦瑾亦誅晉雲南副使江西  
叅政討姚源賊用兵已歷年總制臣數易官顧其私兵  
不協力費以萬計吳公雅多知略勇不避難及逢盤錯  
益喜截決前已數用勝兵茲則設竒取捷不困甲冑出  
入輕脫諭責解散反為賊得奉之入巢周衛耀威劫公

求撫吳公如前責諭詞色亡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因用其巨力而譴微輕者許以利令其僕妻賊女遂執其酋公亦出一鼓平之晉廣東右布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驛遞之役弊更患除矣嶺西徭獍作亂命兼兵備副使經略湖南饑吳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土官相讐公立約使平又䟽六事陰備寧濠之變當道不用濠反君子曰用吳公曲突之謀無患矣濠嘗遣使遺天官陸完金簡曰宜急易孫燧代之者某某俱可吳廷舉切

勿令其來濠敗邏者獲之今上召為兵部右侍郎上疏  
犯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  
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吳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  
敝衣穿帶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誠雄偉言行必自信  
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饑寒而施予不較  
有無晉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年卒所居湫隘門巷  
不容雞飛無郭外田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  
歛無棺以殯都御史姚鏞為營辦靖州土官持金來謝

德却不受及是各來弔哭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  
忘其人已在太學南城羅玘四十餘以貲貢吳公悅其  
文竒凡事之景鳴病痢僕疫而死吳公為煮粥負之登  
廁一晝夜十數反景鳴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  
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鄒智  
䟽柄臣奸邪為所陷謫石城吏目死吳公資之歸其喪  
于蜀倅成都梓其遺文順德生員梁景行直而文吳公  
與之友宗烈棄晉江令返壺山吳公數薦于朝嘉靖初



起為鎮江同知大學士楊一清再附重人入閣其族子  
留者干官府害里人宗烈獨治之鞭其奴改王府長史  
請于王至蒼梧視葬已宗烈亦卒嘉魚李承箕世鄉不  
仕善為古文布衣李孔修子長苦攻詩皆所厚善忠宣  
公在廣左轄吳公在令至省忠宣館之省衙尺書稱大  
夏頓首吳公好讀書無不窺索積至萬卷好文清及胡  
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者見其志簡牘情  
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諛詞奏草煩悉剗當俱未編次為

集卒時年六十有六論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  
夫如吳公真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銑嘗謂之曰許  
友死未知公然否此外公優為之嗟乎吳公衣食人廣  
惠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瘁九死皆歷之  
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比卒未聞報德  
者孟子曰命也

杭州知府呂君墓表

弘治辛酉予遊太學廣人梁宗烈與予善宗烈亟稱永

豐呂祖邦曰明爽有氣節能效唐人為詩已而予識呂君又得其經學其研究密會意註外經義簡明發越無他長語時孝皇有道之朝卿大夫怙恩耽寵毫不知退清議鄙之呂君作落葉詩寓風刺曰千山落處偏於曉一片飛來即是秋又曰天南天北堪容汝莫送多情出御溝都士傳誦壬戌春試整菴公掄之作魁吳文定升其次卷魯文恪鐸也君名第九入對策賜第二甲進士八月授南虞衡主事分司真州釐琴削冗因以掾荒貧

民皆受分司顧役錢負傭視其力以品其食不得籍記而勾稽之作義塚以瘞殍已自莅祭泣感左右益以其暇攻詩似唐王維自題曰近村官舍清如水更喜官清水不如真州士曰無愧詞後遷員外郎又遷南文選郎中予亦來為封部主事與呂君為寮講肄故聞抄集往史南選閒曹也而呂君考覈詳嚴申敕典制劉鐵柯在司寇恃其奧援陵壓諸曹嘗為撥歷呂君移文責難之人皆喜君之直而快鐵柯之挫也君配婁氏一齋先生

子邑博之女號冰溪一齋莊敬切實精貫性言化孚家  
人迪蹈彛典而婁安人解經書全真懿呂君得內友之  
助士有售欺於名公者致譽籍甚予贈之言呂君臥牀  
上誦之安人曰是文大有意存焉人炫名亡不敗露者  
猶文璧然日就湮剝吾聞之吾大父云次日呂君語予  
服其識正德庚午呂尹晉杭州知府杭自前宋來為麗  
地習尚奢逸遨樂過客厨傳上官供億曷有極限呂君  
一切裁削志在教化御史張承仁恃才頗使各司獨於

君加禮御史他日告予曰呂君不但氣不降而乃無隙  
偵之甫八月以憂歸丁丑起赴銓將以君守寧國有仇  
家之訟君固請終訟歸家其讎健險而所告事又糾焚  
織鍊踰年乃白君築室山水之間不求仕己丑年四十  
八而卒呂君大父晟景泰辛未進士終夔州知府有愛  
浹民因名呂君曰夔父祥舉人封主事母俞氏繼母姜  
氏婁安人治家政如君存時二子振武振芳孫一大衍  
安人有教各業儒嗟乎古之司刑者兩造俱至三訊即

施或懲惡或自寬不踰時而定示民以中吉也後世首  
鼠之徒持兩解之說淹留歲月壯士負屈而死富人給  
獄而貧而造誣之凶得志矣如呂君者邦之良民之主  
所須如火火而訟久未白予時承乏太史未嘗不舍憤  
疾言於當路者而亦未之何嗟乎可恨哉

忠誠錄序

武皇在位十年未嗣臣寮請取親藩子入侍寧庶人濠  
久畜儲志及是乃厚結嬖幸錢寧及優賢外廷大臣多

與私交者求徵其子成則濠自取之寧寔利其金寶徒以空言相釣國法嚴孰敢干之至戊寅濠固要一事為信內府異色龍牋惟賜監國者寧言於上謂濠忠順宜荅殊錫遂用牋為璽書其諭亦襲通詞而濠大喜又謀伺上南巡則請幸其國禱祀泰和陰賂左右為助飾苑囿盛玩好以備供御果中則挾主威而令天下一旦大位可得也已卯議以三月壬子警道發駕羣臣自郎中以下百五十有五人伏闕固留上命廷杖之或罷或降



或仍守職而亦不果行濠計既沮反迹又著遂稱兵北上旋即就戮矣羣臣杖而死者十有一人刑部主事偃城劉校宗夏母菴子幼不之恤曰事君能致其身理固當然嗟乎史載諫臣之死者甚夥然皆無益於國君子乃謂其過中已卯春駕出則危在旦夕駕留則宗社有磐石之安諸臣身死而言聽再逾年武皇舉萬全之神器授之聖弟表顯忠烈寵賚勛勞正禮修樂幹蠱剔蠹皇運萬年民樂衽席之休死而成事古未之有也嗟乎

節義何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士氣何常昌之則  
興而効誠推之則阻而獻佞歲丁卯逆瑾讎虐戴銑等  
始矯旨褫衣受杖隳列朝待臣之禮自是死者相繼又  
十年有己卯之變然逆瑾寧彬並屠膾刀斧諸臣之心  
可以獻于先生天子興哀攷制贈官錄後士乎士乎其  
慎明於決擇哉宗夏之子元婁哀錄父事予附末見補  
作者之缺云爾

夫人薛氏墓碑

夫人薛氏故刑部尚書括蒼希璉之孫太學生本之女  
今右府都督同知庸菴牛公桓之配也夫人生上卿之  
家幼而聞懿言見閩範天性孝順聰明為父母所信愛  
相厥宜家歸于牛氏夫人事舅及兩姑又上逮祖姑太  
夫人生盡愛喪盡戚寔盡誠舅清簡公之喪偶缺費乃  
市簪珥以助庸菴三遷都司再貳樞府文武互緯中外  
宣威曰夫人有相之道其恒行則敬夫不墮約已無侈  
饗祀先蘋奠供賓羞邊必親治之不委女御從庸菴

守貴州中厲氣遂奄奄不愈有詔還庸菴于內樞夫人  
為治裝勞遂不起嘉靖己亥七月五日享年六十有五  
子一人天錫某官女一人歸于都指揮李節大司空章  
公銘葬日已庸菴之甥宮諭漸山屠文升與銑有世講  
之誼故再銘于冢左詞曰詩歌碩人肇推厥宗爰豐其  
本而幹蓬蓬夫人之先丕顯宋室維相之媛允妃六一  
奕奕皇朝薛有上卿牛起吳興夫人有行歸逢其良閭  
協于德言行惟常式標內則掌樞貴只衣緋鳴珪內朝

儀矣文駟第車彼滇之厲宛轉弗起杖而衰周慟而君子  
北峰鬱鬱湖水湯湯拱衛一丘萬年固藏

荅魏莊渠太常書

僕以去冬至日至金陵即思奉問起居遲至此月十七  
日託毛詹簿附上一書後五日王生持教東至深喜深  
慰僕家居十五年每思當世賢者在南若整菴公及我  
莊渠在同鄉則何栢齋在關中則馬谿田呂涇野在山  
東則穆玄菴但得一著述或他文字遍閱首尾尋繹再

三柏齋則居之鄰近細相切磋者也承示六書精蘊中  
數字原為性命立文故辯什深粹若他名物宜因文作  
訓精麤本一不用浚求篆形別制恐駭見者且書已同  
文為下不倍幸錄全書見示諭及近世之學僕在家不  
知其詳今再仕一年遍遊兩都一時輕銳少士專門墨  
守處高無遜造書梓傳察其所由為釣名利其源久已  
得計況其流乎年兄謂其虛志驕氣僕猶恨其恕也陸  
象山着實用功固然固然本出禪宗敢為自大惟其人

可敬則其言易以惑人毫釐千里寔當早辯作法於陂  
弊將何極昔夫子之善誘大學之八目循循而進得寸  
求尺所得雖漸即據實地以是律程氏之言猶有驟而  
過者僕老矣白首紛如可愧可愧近驗無欲主本克己  
功夫無智愚無始終坦坦之履上達天德爾六月四日  
北上旋軫未卜萬萬為道自愛

書甬川春秋說後

夫唐虞禪夏后繼湯武放伐世久而道降物豐而起變

然代天理民不以富己其道一也春秋主威奪而臣橫  
侯政夷而國痿無任湯武之事者伯乘其隙假竊名義  
主盟天下幾欲改物伯又衰則一世胥盜而已夫子刪  
書與詩又作春秋標前之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純正伯  
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說者求竒競博乃刻刻於一字  
末哉末哉吾友甬川張子之說破穿鑿舉正大舊說之  
當吾無以徒易為也歸於明夫子之志已爾責里克之  
不立明罪劉單之不預弼一正君而國定要哉其言乎



淵矣其道乎

災異自陳不職疏

茲者欽奉聖旨災異策免大臣祖宗故事九卿堂上官  
着自陳來欽此仰惟皇上聖德昭孚皇天眷祐疊降休  
祥用章至治邇者風霾之變寔臣下不職所致書所言  
卿士惟月者也皇上仁如天地之育庶物思如慈父之  
訓頑子不即竄流貪墨斥遣尸曠特頒聖諭許其改悔  
各聽陳請全其進退凡有人心誰不感激如臣者才本

庸駑驅策不前年過艾老精力漸憊留都禮樂之司豈  
可以臣為貳聖朝黜汰之典正當以臣為首伏乞特賜  
罷免以飭臣工以振治理臣不勝感戴之至

近田記

桃林之南有良田焉太宰松皋公之別業也瀦水為池  
種竹成林境幽而勝畝闢而畝松翁曰斯田也負郭而  
並邑猶吾階序也督耕而視獲猶吾汎掃也夫田遠地  
者荒汲遠水者渴乃咏而繹之示其子參軍儼參軍雅

秀好文因自名曰近田若弦若韋無忘庭訓云予聞而  
嘉之間謂叅軍曰子知夫近之為道乎孰為近曰身身  
孰近曰心昔者子之大父襄毅公也威宣西徼直冠中  
朝鄉之耆艾問曰公之為士老實已爾何仕而功之赫  
奕也公荅曰吾亦惟老實為之今太宰學不修藻探賸  
獨妙官不崇譽履真循義其說近也曰中而勿險子如  
充二父之言則可蹈二父之德矣夫人稟健順而生故  
實受沖和而育故中萬理咸具不亦實乎一物罔滯不

亦中乎二者統於心是故施之於日用發之以好惡詩  
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其諸近之道歟

山雲亭記

西磐公往者退耕于汾水之曲結廬于晉山之麓通晝  
夜之運察陰陽之代驗物生之消長考人事之升降慨  
然曰古不云乎逝者如斯夫然而有不常然而然有易  
而不可易微其顯者山之峙也其常然而不易者乎吾  
以觀其靜雲之布也其易而不常然者乎吾以觀其變

靜者主之變者賓之靜而生變變而求定相取相反之  
幾曷有窮焉夫山者閱古今雲者散須臾吾得立身涉  
世之要矣公再召為少司馬過予而告之予荅曰陰陽  
一氣也其為靜為變一括也氣動而明斯曰陽氣縮而  
幽斯曰陰山曰靜然草木生之寶玉孕之非變乎雲曰  
變然瑞而為卿庇而為密亦靜矣是故無變亦無靜有  
靜必有變人興而作作而倦則思寐寐而夢夢而厭則  
思興烏可以膠局固準往齊天下之故哉夫定者理也

勢則相因而趨是故儉而富富而侈侈而貧善而矜矜而過過而悔則復善矣國與政皆然君子得環中以應執樞柄以轉可以免咎可以經務故曰無欲故靜易之艮以山象之嗟乎虛名無蒂批事不實誕言胡徵靡詞難憑故曰於我如浮雲西磐謝曰言則美矣請歸而揭之亭

荅李太常伯華書

僕頃在都下匆匆四十日少親誨言及別後二旬遂辱

賜問昔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奸人作  
偽自謂可以欺世今揭其肺腑縣諸紙上如暴朝市惡  
者戒而善者興矣六經之道人可發揮理在人心不容  
泯絕萬古之下猶其先也雖晦而明有期惟是非陳迹  
一往即湮志士亟留心焉不公于朝則寄之野韓子欲  
為唐一經付之烏有元裕之劉京叔區區兵戎間博采  
詳載作史賴之讀足下革除遺事用意良苦為發長歎  
然其世有可論者堯明峻德先於九族忠信行於蠻貊孝

誼化乎強暴況有位乎此德日昭彼釁奚萌王制刺  
族不使踈者與之建文務滅諸親甚悖矣尾大不掉患  
可虞也處之豈無其道燕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與  
賊其主此兩國相傾莫之何而用之周則無故圖孤燕  
勢而翦夫豈九伐之正哉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  
陽罷策臣謝過陰令起兵于外大根已仆末幹胡濟蹈  
拙行詐殆同兒戲高巍之謀不聽楊本鐵鉉之武略不  
任李帥之敗衄不避政之蔑矣舍滅亡何適故僕嘗曰



諸臣死國之忠不足贖其亡君之罪也仰惟足下資稟英敏持執堅正天與至穎書不再讀網羅故聞補綴久缺幸早成書使僕猶及見也凡時史君子之詞公而直朝士之詞悉而真彼小官野士見聽不審況以之護黨醜正者乎震澤紀聞核矣猶謂文達之賄則誣也徐文靖之虛已則黨也薛文清之戍則謠也文靖內鄉人之賄使官翰林當時品曰金編修畫編修蓋金不足珍尚古玩也其他之壞典可知矣故采者慎之慎之僕冒暑

跋涉經歷三月抱疾過家日來頗劇少閒開閱謬述裒  
裒黃花翠竹之間仕情泊然麋鹿出山野性難馴豐草  
長林一見懽適他固無念也奴入京買裘草草奉布不  
盡者幸亮之

杜長垣名亭室記

蒲坂杜緒氏之治長垣既底績矣猶存謙慎思厥有終  
作亭于次門之左曰拜善作室于右曰幸過曰吾何敢  
訑訑其聲色以自蔽也吾庶哉戒大自小以免咎也凡

語我以善猶饋美饌而肥我肌指我之過猶饋良藥而  
去我疾均之壽我者焉邑士胡生賢者疑之曰我侯之  
昭德矣奚人能助侯舉必中理胡得其瑕而幸之與杜  
君曰若輩非益我者也昔大舜好問而聖子路喜告而  
賢夫以由望舜逝矣一克責已護缺之心孟子槩而揚  
之吾生舜之都而仰由之風久矣憂人我棄日守墨墨  
故名其亭室以自省而號諸知己者爾衆皆說謀永斯意  
用表來宦胡生湜來鄴告我於戲人之愛身也綿綸因

時冠屨就宜無不致其誠匪特身也寶其玩好滕筭藉  
縑有人曰爾寒暑反矣頓置乖矣則謝而亟更之乃于  
其心則不若是寧溺之水而讎援者惟足臆見而藐至  
談不知類孰甚焉夫狐無粹白之皮世有其裘集者衆  
也火無炎燎之言人憚其威具其實也是故有聞必受  
非以炫視聽已知必行非以飭觀望心一虛萬美內已  
少屈百姓惠詩曰伐木許許言獨之不可恃也

周易餘言序

銑童州居陝聞蜀蘇氏茂之講易心樂之先君子亦篤  
好是經采長明訓咸出手錄及壯仕于京會友繹習官  
為翰林得閱秘書至今五十年銑齒六十有三憂喜夷  
險履行處運無一日而不體夫易也先儒解釋詳矣繁  
矣好奇者求義於象流為詭誕飛伏內甲互體五行以  
彼小術蕪我聖典夫皇羲畫卦文王周公係詞夫子作  
翼一也謂易道加詳可爾乃曰有羲易有文易有孔易  
支矣哉易有聖人之道四今尚象者無其裁尚占者失

其法因夫子之贊明三聖之旨以貞夫變以正夫履傳  
是者倡於王弼備於程子斯時宜而易之要也爰述管  
見于篇以暢二氏之疑者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君神道碑

君諱裳字公垂沙河人少厲清節為諸生衣食不續裕  
如也正德丙寅御史顧潛試士知其賢檄府守資之俾  
學于京師旅於郊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辦甘脆  
而食之不往讀朱氏詩諷誦不輟口乃大明習明年舉

鄉試甲戌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大夫寒約如一日自號  
安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還居無賓堂土壁  
席門自奉常茹菜連旬無肉食御史按山東時魯人謠  
傳曰長齋云嘉靖初詔舉先朝故典選天下方面知府  
治行高者賜燕勞止得八人君為鞏昌守以清苦與列  
後給事中劉世揚等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瑄而下  
八人君在中凡在官鑰戶遠嫌堂室如寺妻子甘菲惡  
君益自信乃又窮經探賸以聖賢自飭謂尊德性道問

學其的旨也。行而成論，士頌其廉，知友服其不市名，民惠其不取。巡山西鹽法錢寧來求利，拒不與。有倖人奏討，司徒石公曰：爾徒往，朱御史不汝允也。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閹鑑搆，下詔獄。君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畜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邪？疏鑑八罪，王史得從輕刑。又勸上戒佚遊，近儒臣武皇巡幸，諸司請大治備，以俟君不許。後果有重斂，獲譴者人曰：如朱公在，免此矣。還朝，又諫止南巡數嬖人，熒惑之禍，庚辰出知。



鞏昌以其故守治民儉而富安乃教皆熙熙以生晉  
浙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左轄兩為副都治河建  
牙于濟己亥夏五月丙午卒於官生成化壬寅十一月  
享年五十有八君性淳篤朴直斤斤懇懇目之所見必  
行言而雖久可覆御史王璜按浙辟不畏勢浙有重人  
冤之璜罷官君以副使至京重人問璜何如人君曰真  
御史也重人慚沮君之葬也恒山中丞寔銘敘述咸徵  
實可傳子姓又請予銘其隧左玄石詞曰臺有廉臣軒

惟衡父厥廉如何冰清槩苦賄源疇浚決彼巨坊蠹政  
殃民喪厥家邦介介朱生少履潔白自謂餐藜胡恤趾  
雪自反恒縮何往不伸乃劾天子乃培倖臣我安寒涼  
衽民春煦居此綽綽存茲瞿瞿我作銘章用詔縉紳秉  
節登良毗我一人

劉通判墓表

初劉氏曰澄者自臨清來安陽居太保三世有孫曰潺  
官至副都御史贈其父朗大父銓如其官都御史少弟

潤繼妻王氏生子曰拾曰格格即劉君字正之早失父  
母拾勤恪善辨不匱其業劉君少有異資拾遣從藜蒿  
胡子授毛詩後又令來我洹野同諸生講習君為文清  
潤出俗作律詩亦溫婉有體年二十有五舉嘉靖壬午  
鄉試閱十七年戊戌始赴銓司選保定通判保定畿輔  
大邦民健武尚猛地宜字馬雄完兩邑各養千馬歲以  
四百疋入僕寺他亦半之君課驗如典芻粟責實每入  
馬醵數千金名道途費官恣乾沒君才令足充費止餘

無徵一民歎其創見也在官數月往沙河督工己亥二月大駕南狩君當整車馬及其三軍百官之餼乃或連旬不寐公役不乏而君得羸疾六月二十六日卒生弘治戊午三月十二日年才四十有二死之日餘糲米二斛歛則無衣殯則無棺其僚安推官宅資之乃成喪撫按臣檄有司還其柩及妻子于家嗟乎劉生溫雅淳恪臨事周詳作字雖小劄必楷與人交遜順激之無憤戾之色然害於義諷之令自改悔家產不過中人而敦戚

好予人鮮及也仲姊嫁張盤俱早死君收育其二孤一女長各遂昏賣盤舊屋為買田令二孤力穡助食至今尚同居伯姊亦貧養之如仲姊嘗以其室貸處舅妻白氏割田畀之死即治槥其他束脩之問不問遠近君先娶胡氏繼李氏三娶亦李女子三女一繼李出君葬無刻銘者今已踰年予子汲請予與為刻石且曰漢人取士必先孝廉茲風久泯予曰可學生張承請書之已工諏日立于墓左嗟乎予悲哉誄蓋不盡生之美也

孫忠烈公傳

正德中寧庶人濠譎險多計將圖僭逆迺好結鄉大夫  
遂以其威劫省臣持法者惡黨充斥大剝民產甲戌內  
宮災言者請建儲濠謀徵其子成則自取之以珍寶遺  
錢寧及嬖優臧賢兼貨廷臣然事重大寧但以空文相  
酬朝議濠日恣橫選才節臣備之孫公自河南左轄晉  
副都御史公入江西則觀變究源相機度勢曰民怨彼  
剝骨但以懿親怙天威其護衛單弱叛則操戈感之惟

弋陽審兵獷悍且鄰婁妃家易顧募安義招集羣不逞  
號曰新民舊惡易煽首賊凌十吳十三闖廿四佃彼田  
此三者若彼召而用則撲滅之期難定也遂奏緩征寬  
役摘奸辟蠹且令所司縮費廣儲裕其財用又請立安  
義縣治設通判守橫峰防審人新民之亂又城險要曰  
進賢曰南康曰萬年廊而築之曰瑞州復饒州兵備憲  
臣湖東分巡署建于撫副使胡世寧發濠僭亂事為所  
搆公直其寃又收掠豪黨陵居民擄客船侵驛役者祿

米派郡縣者橫索無完期公改令以罪米引錢給之歲  
饑濠放穀說民公亟糶官粟濠見公設施弭患之密大  
不利於己丁丑戊寅武皇連年狩邊乃置人通途但䟽  
其罪者被截奪或封䟽自上仍不達蓋胥吏多為濠偵  
伺者是歲江西大水凌十一三賊率其凶乘溢濫出沒  
鄱陽建昌間公調兵勦之餘三賊首遯沙井去省城二  
十里公選銳八百人授方略於副使許遠叅政程杲期  
以九月廿四日俱入府賀聖節出其不意自江外掩捕



之夜大雨又風不克濟三賊奔進賢劉源清將考績如  
京公固留之不聽去己卯夏上遣親臣往諭濠令毀惡  
恭順濠疑反事露六月十三日生朝燕十四日皆入謝濠  
列兵堂祀大言曰太后密旨取我監國公請頒密旨濠  
曰天祚暗移汝等知之乎公辯其妄又曰我取南京汝  
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濠怒又問副使遠不  
屈命左右收縛二公害之賊以錘折公左臂已遣使下  
屬邑婁伯挾貲募密人至進賢令源清斬伯乘城拒守

三首賊果附濠江西義兵起擒濠于南昌其逋賊至安  
義悉獲湖東浙西不見兵亂公死事聞倖人阻之嘉靖  
初詔贈禮部尚書諡忠烈蔭子堪錦衣正千戶公諱燧字  
德成餘姚人居燭湖先世多聞達者弘治壬子以易魁  
浙士明年癸丑登進士授刑部主事再遷為郎中慮囚  
江右多所平反晉福建叅政覈武平戎功大革冒濫自  
按察使莅河南公立志以古人自期謙慎明恕推為鉅  
人君子著書講學并公牘凡數十卷公長子堪自正千

戶中武舉一人晉指揮使仲子墀中書舍人直文淵閣  
季子陞進士一甲二人直太史三君才行卓然論曰大  
臣受一方之寄得專刑賞實欲其圖大於微有如濠之  
不逞者當孫公莅江西外內臣多昏酣於賄遺孫公舉  
刺建白多寢一死烈烈非公志之全然所設重險明正  
義飭兵畜用選登才智嗣起者寔藉茲成故擒濠如摧  
朽云

患病乞休奏

臣於嘉靖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為慶賀事到京九月初三日辭朝回任本月十一日行至趙州患中泄之疾調治不痊順路回至臣原籍十一月內患痰火嗽疾二十年正月內氣壅喘促夜不能寐二月內脾虛嘔逆晝則不食計臣患病之期已經三月之外若臣在任例該住俸調理今臣在途理合具奏納祿伏念臣一介愚生仰荷皇上天地大恩擢臣卿佐捐軀致命寔切犬馬之心才綿智昏已迫桑榆之景自得病以來留滯道途尋

覓醫藥本望粗完視聽尚圖補報而臣命窮福薄身困  
病沉茫無勿藥之期積有曠官之罪徒生聖世深負洪  
恩每一念生不勝戰兢愴伏望皇上憐臣螻蟻  
之微俾遂麋鹿之逸放臣致仕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雙谿陝西奏議序

洵野子閱雙谿張子德徵父巡陝之疏作而曰良哉憲  
史也夫培藩人之違將以固皇室之垣而永鴻祚者乎  
陳民瘼之悉將以殷國之巨鎮而協多助者乎揀兵廣

儲我圉謚原情施刑彼誤釋邇者六軍克捷諸夷大剋  
九重弘賚百僚合慶雙谿子略其獲馘之功辟其失律  
之譴推美於衆辭己之賞處勝若負視勇如怯周防速  
圖永於底戢蓋區區相代交綏非帝王制要荒之道也  
予友涇野呂子得請西歸闔門守靜當世之望都焉雙  
谿子不及瓜期先薦名德惟恐進賢遲暮民澤不滅昔  
魏成翟璜莫適相也第其薦人為差漢稱名臣者曰見  
上每言當世長者於乎斯道之墜久矣雙谿乎君子哉

斯人歟

奉訓大夫知壽州李公墓表

先南郭君論吾鄉英傑必曰蓋李壽州其人云博辯雄  
才於用無不宜雅負大志不輕下於人銑既仕而返乃  
友公之季子森而公女仲李之子承季李之子溱洧從  
予學益欽公遺風矣公世居相雖代系逖已而宗圖尚  
存十七世父敬母杜氏宣德丁未四月二十有三日生  
公諱冲字騰霄景泰丙子得舉成化丙戌登進士授禮

科給事中是時憲皇初政清明忠諫進規公侃侃斷斷  
一官允治已以女兄為藩妃改判均州省叅王某附闖韋  
罔利公列狀告監司王黜而闔縮署房縣篆盜李胡子  
以醜來寇不克攻遁又領符督餉遂平胡子受上旌以  
父喪歸既禫靖王從公授經留數年乃起改高唐民俗  
浮末公道之農第其勤惰用厲寺璫貪縱運官承風虐  
我民或以追陪死杖下者公率健兒收縛其最悍者掠  
治乃戢暇日教授魯生張天祥庶子最知名晉知壽州



上官巡部至境而返曰送迎勞煩毋庸擾賢守為也未  
久卒成化乙巳五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九葬羨里  
正德甲戌改葬楊記公履勤迪儉一衣十年不易亦不  
垢治內嚴宗人非召勿入中門諸嫂姒非急事不敢過  
庭下母疾危率兄弟入神祠以身禱親沒臨諱必哀取  
馬氏一女孟李適都指揮梁瑤側室宋氏子四木林森  
杰女二仲李適張柱李李適張欽孫曾孫男女十餘人  
初公樞返自壽至汴有畏宋命勿滯行曰有義命他舟

不利而已獨全教子嚴有過則臥不食諸子持杖請答  
乃數責令改森學有妙悟或助予所不逮公歿家貧甚  
趙莊王暨今王割田養其子孫惇舊表廉盛德哉孟  
李剛嚴有父風雖在武弁家守士規箴止一子倚立盱  
視必責也承洧皆英偉攻古文章漆篤孝洧樂予文慨  
然有傳承之志公功業未竟而子及女子子之子咸遵  
其範不衰諺曰火熄存威樹老傳果暉蘊粟垂寔乃繇  
繇云爾

乾  
坤  
廣  
濟

洹詞卷十二